

清贫岁月里的温暖

马波

“80后”，指那些出生在1980年至1989年的人，也是我们这代人的代名词。

我在任河流域的大山里长大。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过得紧巴巴，我们家更是如此，日子清贫得像一杯白开水。如今回望，童年时那些纯真与快乐，是现在被电子产品包裹的孩子们永远无法体会的。

我记事起，家里就只有母亲在忙里忙外。她一边要照料双目失明的奶奶，一边要拉扯我和哥哥，还要操持家里的大小琐事。她白天有干不完的农活，晚上要忙着剁猪草、煮猪食，常常忙到深夜。为了多挣几十块钱，供我们兄弟俩上学，她还要去工地打零工，经常累得直不起腰，也从不在我们面前抱怨一句。

我五岁那年，背着母亲用粗布缝的小书包，到离家五里路的二台山小学念书。那所学校小得可怜，只有三个年级，学生也不多。幸运的是，我的么姑就在这个学校教书，她们家在学校附近，每到下雨或下雪天，山路泥泞湿滑，我就住在么姑家里，她总会给我做可口的饭菜，饭后帮我辅导作业，还经常给我买铅笔、作业本，让我的童年多了一份温暖。

那所学校只有两间简陋的教室，墙壁斑驳，桌椅也是破旧的，桌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迹，那是一届又一届孩子留下的痕迹。两个年级的学生挤在一间教室里，实行“复式教学”，老师给一个班级上课的时候，另一个班级的学生就安安静静地做作业，互不打扰。

一根粗粗的铁棒，挂在教室门口的屋檐下，老师拿起铁棒轻轻一敲，“铛铛铛”的声音便在校园回荡，清脆又响亮。铃声一响，我们就一窝蜂地往教室外跑，同学们打纸

气温已经升起来了，自然的生机很是浓烈，花和果并存 的景象随处可见。

老家院子旁有三株银杏，一株在西，两株在东。据说是父辈们当年分门立户时祖父种下的，历经半个甲子已是合抱之木了。斑驳的光线从树荫缝隙洒在地上，投下一大片像汉字的符号，正试图解读时，顺着河沟吹来的风又将它揉碎，变化成另一种样子。

房前屋后的空地上，一般都是要种些蔬菜瓜果，老辈人对于土地的爱来自生活本来的需求，曾经，邻里之间为了田亩边界引来磕碰，多是为了水源、阳光等，因为这些关乎收成。祖父在肩挑手抬造出的平地上，植下这等高大的乔木，当时邻里肯定是匪夷所思的，想必是祖父见过银杏的伟岸风姿，或是对岁月的风景有着比果腹更高的要求。

屋后的山是土山，山里是页岩。页岩经不住风霜雨露一年一年的风化剥落，我见它时已不陡峭更算不上俊秀。从山坡起始的地方一直到山顶被踩出几道小路，路旁偶尔会长出些枇杷和毛桃等常见的果木，估计是人随手扔下的果核自然生长的。

山上的地，都是老辈在冬天里造出来的。他们将别处的土往一起拢，有了厚土的土地就成了熟地，一块地的形状就是那个冬天的印记。

新开出的地，春天会先种上些不挑地的庄稼，从此，这块土地的生命和荣誉就取决于它的产出。要是绿豆、黄豆、芝麻这类庄稼能丰收，以后它便会用来种植粮食，承担起养活人口的责任。顺着地边界的沟会被修得整整齐齐，除了排水以外还有着区分荒芜和秩序的作用，至于那些遮阳抢光的树木，则会被修理成滑稽的光杆顶着一簇不大的凉帽。小路边那些枇杷和毛桃，离谁家的地近，谁家就会修剪，三五年的光阴，树长大了，地也就种熟了。

这些山看上去比起冬天要圆润蓬松了很多，高矮不一的灌木罩住了沟壑，拥挤的茅草掩埋了土地本来的颜色。今年山上的地里虽是绿的，不过一眼就能看出，长的已经不是那些熟悉的庄稼了。

那些原来通往地里的 小路，路旁荆棘勾连在一起，走过去还要费些功夫。去年的枇杷和毛桃干在枝头上，经历了一个冬天都不曾掉落，要不了多久，新的果子又要熟了。

以前，这些果子鲜会有会自然风干的。那时，孩童的眸子明亮得很，远远就能分辨出各种果子。那时的荒草和荆棘也没有这么茂密，自然也挡不住被果子诱惑的孩子。

年少时听老辈人讲，五月麦黄时节，学校会放“农忙假”，从学校回来的娃子们，是要去田地里参加劳动的，老辈人见了总是要逗上一句“学娃子也回来支农了”。草帽下那些青湿的脸上满是细密的汗珠，总会尴尬而又不失礼貌地摸一把额头笑笑。

孩子贪玩是天性，相比于收成，学娃子们总是惦记河里的鱼虾，要是有玩伴远远地呼喊上两声，心不在焉的手总会错拔掉正旺的苗，急于奔跑的脚也定会踩到刚长出的秧苗。毋庸置疑，大人的一顿说教是免不了的。

五月，学娃子与土地产生的牵绊，也让他们把各种想法的种子随手种在脚下的泥土里。他们单纯想逃离繁重劳动的心思，在高高的日头下随着滴落的汗珠一起萌发。短暂的劳动也有深刻的记忆，他们不知不觉间成长了很多。

身后的山，慢慢恢复成了最开始的样子。银杏树下掠过的微风，让人心头猛然一紧。逝去的时光总是令人怀念，并不因为那段日子完美无缺，也不是那段岁月风调雨顺，只是那里藏着童年最真实的感受。

焕古记(组诗)

蒋典军

走进焕古

山岚先于春分
撵到茶山
借露珠摇醒茶芽
我先于春色
去焕古的路上
种下绿意
走近焕古
山泉正挽着明前茶
踏着舞步
入盏，变醇
走进焕古老街
邀汉水，草木气息
彩排大唐贡茶仪式

老街口

春分，檐口还挂着除夕红
油纸伞引路
左手汉水
右手古街
青石板拽着脚印向前
老宅门口站着一枚典雅的词

绳一样伸出的石板道这儿
习惯叫老街
习紧箍拢三平方公里古镇的前世今生

莫停歇，贡茶院里
能找到隋唐漕运舟楫
茶马古道铃声
明清商贾表情
宦姑滩传说
大唐贡茶仪式
还有千万个碎瓦片一样的我

老街青檀

宦姑从大唐救出青檀子孙
定居焕古滩
海拔，落差
成就了宦姑滩千年涛声
灌木，老藤
纷纷逃离焕古老街
唯有青檀，哪儿也不去了
就在焕古入药，解毒、消肿
浸泡，造上等宣纸
眷抄唐宋阴晴圆缺
青檀扶起老街烟火
厮守千年，宦姑为证
又遇春分日
宦姑将大唐的泥封
衔到坐西向东的枝尖儿
吐出绿莹莹的紫阳民歌

江边，老街吊脚楼下
百世相拥的青檀树
想落叶，就自己落吧
不想发芽，就让偏北的枝条
枯成一炷香

乡贤馆

那些用碎银拼凑的月光
摇晃着成丰年间的蝉鸣
入堂枝条与汉水同色
石阶，石质
像极乡贤的骨头
堂不大，纯属地势所逼
庭不深，窖满这方贤士义举
惊堂木、水火棍、仗棍，呐喊
无法雕刻，也无需成型
就交给戏骨们吧
捐资、义渡
置换那些弯曲的心酸
被老街上头的吊桥拽直
只需一袋烟的工夫
《宦姑滩义渡碑》的情节
用紫阳方言呈词
催我起立，仰视，攥紧拳头
抓住乡贤衣角
堵住双目将要决堤的河
义举的章节都泡在土陶茶碗里
乡贤们是否还在雨夜油灯下
缝补那些揪心的事

堂把一整集看完。

周末回到家，院子后那棵枝繁叶茂的药木树，就成了我们同龄孩子的“江湖”，我们一个个学着电视剧里侠客的模样，喊着剧中的台词，在药木树下打打杀杀，那股子天真烂漫的劲儿，是我们对武侠世界纯粹的向往。

那时候的校园广播，是我们青春里动听的背景音。每天午休和下午放学后，广播里总会循环播放着任贤齐的《心太软》《伤心太平洋》等流行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唱，还会拿出笔记本，工工整整地誊抄一些歌词。

初中三年，我每周只有十块钱的生活费，省吃俭用勉强够，但我会省出一两块钱，等到周五放学时，去龙湾火车站，在停靠的铁路生活供应车上，买些洗衣粉、肥皂之类的日用品，给家里带回去。

在学校里吃的饭，是从家里带的米，在食堂用洋瓷碗蒸，每顿需要交一毛钱的蒸饭费。菜就简单了，是母亲在家里炒好的，大多时候是萝卜干、皮豇豆、油酸菜，满满地装进一个洗干净的麦乳精瓶子里，周天带到学校里，安安稳稳吃一个周。

那时候，大姑一家人在县城工作，日子相对宽裕，对我们格外关照，在她们的关爱和鼓励中，我得以安心求学，最终顺利考上了安康第二师范学校，圆了自己的求学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绕溪九年制学校教书，有了稳定的收入，可以养活自己，也能好好孝敬母亲了。

岁月无声，一晃几十年匆匆而过。如今，我们到了不惑之年，每当想起小时候的那些日子，想起母亲的坚韧，想起校园里的欢声笑语，想起那些简单纯粹的快乐，心中泛起阵阵温暖。



天香初染 王远峰 作

瀛湖

第1487期

我们

乔文丽

山涧的石头、小花、青苔
草木、小溪与我凝视
我从未嫌弃过它们
亦如，它们从未嫌弃过我
好多好多的我们与
好多好多的我们一样
自然成景
它们只守一份静
为天地增加一份诚朴的气质

听雨

张帅宸

临窗，等雨来
等泥土翻身
廊前苔色是一片湿润的旧信
草木在薄光中缓缓吐气
等晚风拨开窗棂
送来远山的云迹
看落叶追着细雨打转
雨依旧年年落下
只是我们跑得太快
把影子钉在水泥里

从西安出发去昆明上学前，父亲单位一直有人打电话对接工作。父亲本与我和母亲说定了，要母亲送我去机场，他却忽然又改了主意，要和母亲一起送我。

“东西多，你一个女孩，拎着不方便。”他说。我本想推辞，看他已经弯腰去拎那只最大的行李箱，便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他走在前面，走得很快，那步子又急又稳，仿佛怕耽误了我什么时辰似的。我看着他后颈冒出的白发，忽然觉得有些陌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记忆中那座厚实 的山，已经变得有些单薄了。印象中每次和父亲一起出门，旁人都要夸父亲耐老，说父亲长得和十年前一模一样。可如今发觉岁月已悄然在父亲身上留下了痕迹。

父亲开着车，去机场的路并不难走，可他却走得不轻松。车在高峰期的车流里走走停停，他一只手握着方向盘，眉头紧皱。我知道父亲心里着急，怕我赶不上飞机。经过商场时，他却忽然拐了进去，寻了个车位停下，带我上了那家我随口说的想吃的餐厅，点了好几样菜，满满摆了一桌。他自己不大动筷子，只和母亲一起坐在对面看着我吃，不时往我碗里夹菜，嘴里说着“多吃点”。我让他也吃，他只摆手说早上趁我睡懒觉的时候吃过了，可我知道他一大早忙着帮我装行李，哪里顾得上吃饭。

那菜热腾腾地冒着气，我吃得急，他看了想说慢些，又怕真慢了赶不上飞机。等吃完了出来，他便急急地拎着箱子走在前头，步子又大又快，我两手空空跟在后面，看他弯腰开车门时额上已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心里忽然一阵发紧，想说些什么，嘴唇动了动，终究没有说出来。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就算别人和他吵架，他也沉默以对。到了机场，父亲一遍遍地检查我的行李，又伸手替我整理好衣领。父亲虽长得很威严，但是内心比任何人都要柔软。“到了那边，记得给我们打个电话。”他说，我嗯了一声。他又说：“外面不比家里，凡事自己当心些。”我又嗯了一声。他想了想，又嘱咐道：“钱不够了就说，对自己好点。”这些话他其实昨天已经说过一遍了，听着父亲对我的关心，我心中五味杂陈。曾经我年少气盛，嫌弃父母唠叨，将自己的叛逆美化为追求自由，来到远方求学，现在看来，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要登机了，我刷了机票走进安检口进行排队。再回过头去看，父亲还站在原地，只是泪流满面，还强撑着向我挥手。那一刻，眼泪也迅速在我眼眶中打转，我赶紧转身，怕父亲看见，怕他更加难过。在排到我时，我迅速往后看了一眼，父亲还在那里站着。那个曾经在我心中最高大的身影，变成了一个灰点，融进了机场大厅的白光里。我进入候机厅坐下又想起父亲，只觉得眼前慢慢模糊起来，眼泪又下来了。

这些年，我去过许多地方，每一次都是父亲送我。我从前不曾觉得这有什么，甚至有时还嫌他啰唆。直到今天，看着他弯着腰搬箱子时头上沁出的汗珠，看着他后颈冒出的白发，才忽然明白，这个被我依赖了大半辈子的人，真的老了。他不再是那个能够把我扛在肩上一口气走回家的父亲了，他的背开始驼了，记性也开始差了，唯独那份对我的关心，一分也没有减。

天下的父亲大约都是一样的，他们不善言辞，不习惯亲昵，所有的爱与牵挂，都沉甸甸地压在那些笨拙的动作里、琐碎的嘱咐里。而我们做子女的，总要到多年以后，在某个离别的瞬间，才真正读懂那份父爱！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靠窗坐着，看云层下面的城市越来越小，终于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的泪又不自觉地滴了下来。曾经因为我的叛逆，让父母那么多个夜晚辗转反侧，为我泪如雨下，他们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来安慰我、鼓励我！在晶莹的泪光中，我眼前又浮现出父亲那威严的、又带着慈爱的脸庞。唉！只愿时光温柔，能善待我的父亲！

那时变蛋香

胡鹏

小时候，家里的吃食，多是自家亲手做出来的。宰鱼杀鸡、腌菜泡坛、做腐乳、变变蛋，没有一样能难倒婆、爷。

生活紧巴的年月，一颗变蛋，就是饭桌上的念想。变蛋切六瓣，在盘中摆作花瓣模样，淋上安康酱货厂的老陈醋、酱油，拍几瓣新蒜，浇一勺油泼辣子，再点几滴小磨香油。咸、香、酸、辣在舌尖漫开，便是清贫日子里，最踏实的烟火滋味。

每年初夏，做变蛋是家里一桩大事。做成了，下半年直到春节，饭桌便多一道硬菜；若是败了，这大半年，便少了一份心头挂念。

爷做的是鸡蛋变蛋，色泽亮黄，内里软心。他总要提前一个月着手备蛋，只收农户自家散养的土鸡蛋，常说二道贩子的蛋，价贵且不新鲜。

天刚蒙蒙亮，爷便提着篾筐出门赶早市。菜市初开，肉蛋菜样样水灵，他却不急着下手，背着手从头问到尾，等日头升高晒得人发蔫，不少农户急着收担归家，爷才上前还价，从容挑拣十几个。农民自家喂鸡下蛋，量不会大，最多三四十个，爷从不一次性多收，总是张家十来枚、李家二十来个，用旧报纸仔细裹好，垫上麦秸，轻轻放进篾筐。往后几日，他总赶在散市前再去转一转，慢慢添置。

待到灶下竹筐被鸡蛋塞满，便开始备泥料。稻壳、生石灰、黄泥、粗盐、清水，凭几十年的手感调和，不讲究精确配比。干泥干湿、裹蛋厚薄，全在爷掌心分寸之间。太稀挂不住浆，太干又闷不透气，涂薄了入不了味，涂厚了容易“烧”过头，结果蛋黄就会硬如石子，蛋清还留着湿口的石灰味。

裹蛋是婆的细活。她把鸡蛋用湿布一擦净，用火钳夹起，在灰泥里轻轻一转，再滚进金灿灿的稻壳堆。泥浆裹满蛋壳，覆上一层毛茸茸的稻壳芒刺，像披了件质朴的铠甲，整齐码在水泥台上，宛如一排静待检阅的小兵。

余下的，便交给时间慢慢酝酿。水汽日渐蒸发，湿黑的泥壳慢慢发白变硬，轻轻一叩，发出空谷般的回声。爷每日都要背着手踱去看几遭，弯腰眯眼，细看泥壳纹路，轻嗅空气中若有若无的碱香，仿佛在静听一颗颗蛋在泥壳里悄然蜕变。

约莫十天半月，婆便会掂出几枚，托在手心轻颤。她骨节变形、布满厚茧的手似有天生灵性，仅凭细微震颤，便能辨出壳内风味是否已然圆满。

我经常在一旁咽着口水静静等候。直到某个黄昏，婆挑出一枚，在灶台边轻轻敲开干硬泥壳。剥去蛋壳，一颗黄澄澄、亮晶晶的变蛋，静静卧在白瓷盘里。蛋清凝成通透的茶色，裹着流沙般的溏心。一刀切下，软嫩蛋黄缓缓溢出，伴着蒜醋辣油的香气漫开。整个夏天的等候，瞬间有了温柔归处。

如今回望，爷不懂蛋白质凝胶原理，婆亦不知离子浓度变化，可他们懂稻壳的肌理、石灰的脾性、泥浆的气韵，更懂得借时光造化，把一枚寻常鸡蛋，酿成温润的琥珀。

那些亮黄软心的变蛋，那些被泥浆、稻壳与满心期待填满的夏日，都沉淀在记忆深处，成了往后岁月里，再也复刻不出的人间美味。如今，超市里各式各样的变蛋堆积如山，但无论如何也吃不出儿时的味道了。

父爱无言

陈欣雨